

天人契合——依納爵羅耀拉的靈修奧秘

白賴恩·奧拉利(Brian O'Leary S.J.)著
陳德康譯

軍人聖人？奧秘經驗者？

自依納爵於 1556 年去世，數個世紀以來，人們以不同形象去解說認識依納爵。有一段長時間，軍人聖人是最明顯突出的形象。此形象部份是源於依納爵的背景，他生活於巴斯克世襲的貴族統治下，與此相關的是他自小受當時的騎士文化耳濡目染，也曾接受戰略訓練。在邦布羅納（Pamplona），他開拓事業。軍人聖人的形象也可能與人視耶穌會的創立是為與馬丁路丁及其他十六世紀改革者進行靈性之戰有關。雖然此看法絕不正確，但無奈在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圈子裏已根深蒂固。

次要的形象，依納爵是一位奧秘經驗者。此形象是較近期，在二十世紀中才流行起來，但是到今天已成為主導形象。奧秘經驗者依納爵已取代軍人聖人依納爵。今時今日，已絕少提及依納爵的軍人背景和意識，個中原因，部份是基於具歷史依據的判斷，部份僅是政治正確而已。依納爵的一切言行和寫作，被追溯到他在芒萊撒（Manresa）、拉斯多達（La Storta）和羅馬（Rome）的奧秘經驗，所以人們對他的《自傳》和《靈修日誌》大感興趣。

故事神學¹

¹ 以下的論述可見於我的文章“The Autobiography of St. Ignatius” *Spirituality*, vol. 6, no. 31 (2000), 214-217 與 vol. 6, no. 32 (2000), 280-283。

當代神學和靈修中，其中最有趣和豐富的思想是以故事作為啓示的源頭或傳達工具。不論是舊約、福音或宗徒大事錄中所載的大小故事，或是組成基督宗教傳承的初期教會男女信徒的事跡，對現代人來說，在尋找天主的過程中，這些故事是生動、貼切和實在的途徑去學習天人交往的奧秘。故事有光照和指引作用，但是不是依靠抽象和純理性的方法去傳遞真理，而是邀請聽眾憑想像力進入他人（或團體）的故事，從而認出其與自己的故事異同之處；在喜樂、哀傷的經驗上引發共鳴，藉此勾劃和認識自己的故事。

靈性自傳

越來越多人欣賞「靈性自傳」類型的寫作。「靈性自傳」可算是一個清楚方便的名稱，但是可能令人與政客、軍人和影星等人的「世俗」自傳聯想在一起。這名稱也有誤導的成份。世俗自傳的焦點是個人的言行、成就、思想和感受。靈性自傳則集中於天主如何自我通傳於作者或敘述者的生活中，基本上是記錄天主的介入及與人的關係。敘述的中心永遠是天主而非人。當然敘述的內容會包括人的行為和反應，並確認及嚴肅處理人是自由的這課題，但是一切的表達和演繹皆指向天主的作為。

獲得天主愛情的默觀

對熟悉《神操》的人來說，對靈性自傳的反省，可能令他們聯想到《神操》的最後一部份——獲得天主愛情的默觀。在默觀中，我與廣施恩寵和祝福的天主相遇。這天主渴望將祂自己給我。祂寓居於一切受造物中，包括我在內，使我成為祂的宮殿。祂為我的益處，在一切受造物內工作；也為一切受造物的益處，在我內工作。祂是人類一

切美善的根源。可以說，祂與我分享祂的美善（《神操》234-237 號）。若以神學的術語表達，祂是留存於萬物中的天主，我們從經驗認出和接觸天主。祂也是基督信仰的三位一體天主。祂的臨在藉聖子的降生成人和聖神的寓居人內表現出來。正是這存於萬有的天主做就靈性自傳的出現。

活動和互動

自皈依後，在依納爵的靈修中，活動這元素佔核心位置。在勞耀拉，他察覺不同的神類在他心內推動，由此他領會明辨的雛型。後來，他在《神操》（《神操》316, 317 號）對神慰和神枯有生動描述。一些評論家認為，《神操》此部份的描述若解釋為走向主的內在推動（神慰）和離開主的內在推動（神枯），則更清晰易明。

除內在的推動外，也有外在的活動。依納爵選擇成爲一位朝聖者，從一個國家走到另一個國家，不斷尋找天主的旨意和光榮，這是外在活動。他的活動、旅程、朝聖，既是體能上，又是靈性上。但是當依納爵的靈性敏銳度加強時，他察覺到有一位推動者在工作；爲能與他相遇，天主一直在活動，邀請他成爲舞伴，與天主的步伐相配合，共同踏出生命的舞步。優秀的舞者是爲夥伴而舞，動作流暢靈活，不斷地與夥伴的節奏相配合。互動的珍貴在於彼此專注，並在目標和節奏上相配合。

試比較《自傳》的第一句和提及依納爵口述他的故事時的一句說話，可顯示活動是《自傳》的中心：

「直至二十六歲那一年，他一直爲世俗的虛榮而生活，他自負好勝，追求名譽，特別喜歡戰鬥。」（《自傳》1）

「他嚴肅地宣佈，目的是告訴我，他希望誠懇對待所有接觸到的人。……他一心一意尋找天主，而且愈來愈容易找到天主。現時是他一生中更容易找到天主的時段，無論何時，只要他找，必找著。」（《自傳》99）

《自傳》可被視為記述了天主怎樣由始至終引領依納爵的一個紀錄。由追尋世間的榮譽變成追尋委身的途徑；由喜歡戰鬥變成更樂於尋找天主。舞伴因彼此默契加深而邁向極親密的關係。

整合

我們知道依納爵經過一段極端克己的補贖後，進入另一階段，漸漸明白自己的宗徒召叫。在勞耀拉，他崇拜聖方濟、聖道明和其他從《聖人傳記》（*Flos Sanctorum*）讀到的中世紀聖人。但是，吸引他的是聖人偉大的行實，一心希望自己能超越他們，而非被他們的傳教熱忱所打動。他皈依時，沒有認真考慮傳教使命。直到在茫萊撒，從奧秘經驗中得到神慰，他才醒悟到其中的關鍵，天主的光榮、服務天主和助服務他人其實是等同的。

自此，他不再只是一名朝聖者，而是一名不斷找尋傳教機會的朝聖者。他所用的方法非常簡單，就是靈性交談，而交談的高峰變成給予神操指導²。除了渴求「救自己的靈魂」外，他加入了「救人靈」的渴求，自此兩者合二為一，成為依納爵的「一個」渴求。依納爵的生

2 參 Thomas H. Clancy, *The Conversational Word of God: A Commentary on the Doctrine of St. Ignatius of Loyola concerning Spiritual Conversation*. St. Louis: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1978).

活方式也因此改變，他需要能同時具體表達他「拯救自己的靈魂」和「拯救人靈」的渴求。兩者並非一先一後；或有優次之分；或為取一而捨一。兩者已成為依納爵一個不能分割的渴求。

卡陶內 (Cardoner)³

概括地看過依納爵的早期發展後，我們要更深入研究他在茫萊撒的奧秘經驗，特別是他在卡陶內河畔的情形。依納爵本人就這方面提供的資料甚少。他曾嘗試表達從「神視」（聖三、創造、聖體、基督的人性和聖母）所得的領悟。但老實說，他並不成功。有認為這是因為依納爵缺乏像聖女大德蘭那種富想像力的溝通能力。這極其量只是部份原因，更重要的是依納爵的神視核心經驗，是理智上的，而非想像，甚或情感上的。我們應注意到，他使用：「我的理解提高不少」、「使他明白」、「他因明白而看得更清晰」等字句。

當提及在卡陶內的啓蒙，想像或情感色彩更少，焦點更直接集中於理性認知上。

「他坐在那裏，明悟之眼張開了。雖然沒看到神視，但是他明白和領悟許多事物，當中包括很多靈性上的及與信仰和學習有關的事情。一切豁然開朗，很新鮮似的。」（《自傳》30）

我們甚至可以爭辯，依納爵撰寫此段的首要目的，不是說明他明白了些什麼，而是說明他明白了。作出說明後，他就日後的選擇和生活方式自辯。

³ 參 Leonardo R. Silos 的出色著作 “Cardoner in the life of Saint Ignatius of Loyola” AHSI, vol. 33 (1964), 3-43.

若要完全明白依納爵在茫萊撒的奧秘經驗，我們不可視它為一件獨立事件去理解，反而必須考慮到事情的背景和發展。它是依納爵不斷皈依和獲啟發的過程一部份，也是他的故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事情的發生不是巧合。他的《自傳》接著道：

「他無法詳細闡述他明白了些什麼，因為涉及的事情太多。但是，他可以肯定說，即使將他一生（現時他已六十二歲）從天主所得的援助和他所知的加在一起，也不會比他從茫萊撒的經驗所領悟的多。」（《自傳》30）

這樣說不表示依納爵後期在拉斯多達或羅馬的奧秘經驗，對增進他與天主的親密關係來說，毫不重要。但是，從學習的角度來說，在卡陶內的經驗是無可比擬的，是天主作為老師教導學生不可或缺的一步⁴。

經驗的微妙差異

依納爵早期的夥伴經常提及茫萊撒和卡陶內。我們可從他們的文章，揀選一份來自納達（Nadal）的作參考：

「依納爵一向視此（即卡陶內）為珍貴禮物，因為他從中領悟到極大的謙遜和卑微。他因這份禮物，面上展露無法形容的神采和欣然。每當他被問到一些重要的事情或耶穌會會士生活方式的理念時，他慣

4 「在這段期間，天主教導他，好比老師教導小孩。這可能是因為他天生愚鈍；也可能是由於天主早已在他心內植入事奉天主的不變決心，但是，他自開始已清楚知道，這是天主與他交往的方式。」（《自傳》27）

常指向該神恩和光照，好像那次經驗是所有事情的內因和基礎。」⁵

卡陶內的經驗逐漸被加添神秘色彩。有人認為那時依納爵「看見」了有關耶穌會未來的一切。納達不認同此觀點，因為他對多年後，依納爵撰寫耶穌會會憲時所用的方法和過程中的掙扎非常清楚。

較中肯的詮釋是，在卡陶內，依納爵對明辨的理解加深了，為他日後的決定奠下里程碑。由此看來，他不斷回望在卡陶內的經驗。在此之前（例如他在勞耀拉時），他察覺和疑惑，但是不明白。在此之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

新知識？

此看法不能給予我們任何實質的依據。它可部份解釋人傾向認為依納爵在《自傳》中所述顯示他獲得新知識，他對天主和世界的認識有所增加。雖然《自傳》的遣詞造句不能抹煞這樣的理解，但是也不一定是指向此演繹方式，讓我們再讀《自傳》的內容：

「他明白和領悟許多事物，當中包括很多靈性上的及與信仰和學習有關的事情，一切豁然開朗，很新鮮似的。」（《自傳》30）

此段可合理地解釋為依納爵對世俗和宗教上已知的事物，理性上掌握到真相。我認為這是較可能的解釋。如果是得到新知識，他理應不會說「一切豁然開朗，很新鮮似的」，因為對他來說，所領悟的確實是新事物。事實上，他是以新的目光更深入地察看熟悉的事物。再者，依納爵在描述五個神視後，立即提到卡陶內的經驗，很可能，他想指出他對聖三、創造、聖體、基督的人性和聖母明白更深。這些不

⁵ Nadal, *Commentarii de Instituto Societatis Iesu, Dialogus Secundus*, MHSI, vol. 90, 612

是新的事物或新的真理，然而他憑天賦的直覺，更清晰地掌握一切，所以一切像是很新鮮。

互有關連

無論如何，兩種解釋（有新內容或沒有新內容）也可容納一個對依納爵經驗的詮釋，即能夠掌握真理之間的相互關係，領悟其中意義，將靈性上、信仰上和世俗的事物，串連一起，融會貫通，是依納爵的經驗的重要一環。這相互關係可與納達的「一切事物的內因和基礎」相呼應。一定程度上，這詮釋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何卡陶內的經驗為將來的明辨和決定奠下基石⁶。

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

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從依納爵的角度，反省他在卡陶內和茫萊撒的奧秘經驗。但是我們知道，依納爵從耶路撒冷歸來，他在班塞羅那（Barcelona）、阿爾加拉（Alcala）和撒拉芒加（Salamanca）開始學習和為信徒服務時，他引起宗教裁判所的注意。他的工作主要是在個人和團體的皈依方面。他的教授是否正統，遭到懷疑。結果，他受到調查、問話和監禁。雖然證實他沒有違背教義，但是審問者仍感到不滿意，他們限制依納爵的靈性工作，因此，依納爵決定繼續前進，

6 我們感到做決定很困難，這可能是由於我們對人性及需要處理的世俗事物之間；及人性和透過信德通傳的神性之間的連繫和相互關係缺乏意識。我們和依納爵一樣，需要明辨的恩寵，好能看清實況和決定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正是此相互關係的意識，給予依納爵極大自由去面對世俗的學習，不會將之醜化或聖化，而是發掘其與啓示真理的關係，承認它是唯一真理的不同層面。也是由於此相互關係的意識，令早期耶穌會發展教育的使徒工作，即使此工作違背依納爵原本保持流動性的理想。

由阿爾加拉到撒拉芒加，再由撒拉芒加到巴黎。

Alumbradismo——啟蒙之路⁷

宗教裁判所懷疑依納爵是一位 alumbrado（啟蒙者）。我們需要對 alumbradismo 此啟蒙運動稍作解釋，因為依納爵一直被懷疑與此有關。從沒有個人或團體自稱為 alumbrado。此稱謂有嘲笑、侮辱和指控的成份，所以只會是運動的反對者使用。我們對 alumbradismo 來源（約 1520 年代出現）的認識，是來自宗教裁判總長(Inquisitor General) 於 1525 年頒佈的信仰詔書。詔書列出 48 項命題，主要是運動成員的言論，也記錄了反對者就偷聽到的對話片段的作證。詔書針對「那些自稱為啟蒙者、不受約束者和完美者」（alumbrados, dexados y perfectos）。

詔書內很多命題的內容，顯示運動成員輕視敬禮聖人、敬禮聖像、教宗訓令、贖罪券、禁食、克己和教會誡命。另外則是關於 dejamiento，即完全放棄、不受約束、被動地依賴天意；一種不需要特定的祈禱方式，卻能達至完美的「在人內天主的愛是天主」的狀態。所有活動均妨礙天主臨在於人靈內。向全能者祈求；思索基督的人性；運用記憶力；甚至回想天主，全是不當的行為。這些信念，特別是有關被動地放棄一切，使人達至完美的高峰，引申至一種基要派式的必然性，對傳統及權威產生對抗性蔑視⁸。

⁷ 參 Alistair Hamilton, *Heresy & Mysticism in Sixteenth Century Spain: The Alumbrado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2.

⁸ 雖然對 alumbradismo 的描述，可能會受到反對者刻意詆毀的影響，而且內容主要是來自傳聞，但是坊間流傳種種指控，無可避免地令宗教裁判所大為緊張。另外，alumbrados 被懷疑是與路德派(Lutheranism)和 Erasmianism 有關，也不令人感詫異。

依納爵是「啟蒙者」(alumbrado)?

導致依納爵受懷疑的原因很多。1526 年，當他抵達阿爾加拉，他認識了當地一些知名人士，這些人後來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追捕，罪名是 alumbradismo。他選了其中一位葡籍司鐸 Manuel de Miona，為他的告罪司鐸⁹。除此之外，依納爵很快便發現他成了一班期望得到神修指導的人的領袖。這班人以女性為主，她們當中有與 alumbrados 扯上關係，雖然關係並不密切。很奇怪，聚會時，一些年輕婦女會出現顛癇發作的癥狀。她們有些冒汗暈倒；有些嘔吐；有些倒在地上，扭動身體，表示看見魔鬼¹⁰。此種種情況，很難令宗教裁判所不留意依納爵的一舉一動，及查問他的講授內容¹¹。

《神操》例言第 15 號：重點

雖然宗教裁判所對依納爵進行調查的範圍，涉及他的講授和活動等多方面，但是其中的調查重點是有關內在經驗的效用。依納爵在茫萊撒的經驗，令他深信天主直接與人對話。在《自傳》中，他敘述茫萊撒的五個神視後，繼續說：

那時期，大眾和宗教裁判所常將路德派和 Erasmianism 混淆。Alumbrados 和二者有一共通處，它們全強調內在經驗的效用。在這方面，正統教義和異端之間的界綫並不清晰。

9 1530 年，Miona 逃離西班牙。他在巴黎再次成為依納爵的告罪司鐸，後來並加入耶穌會。

10 依納爵和他四位年輕男夥伴的衣著也十分奇特——一襲灰長袍，加上灰兜帽。

11 1526 年 11 月，來自宗教裁判所，到阿爾加拉大學探訪的學者 Alonso Mejia 對依納爵進行調查。這是依納爵受到調查的開始，其後在阿爾加拉、巴黎和羅馬，也有類似的情況。

「那時他看見的一切，令他更堅定，並在信仰上有更大的支持。他多次想：即使沒有聖經的教導，基於他所看見的，他仍決意為信仰捨命。」（《自傳》29）

《神操》例言第 15 號最明確解釋他的信念：

「可是在神操期內，更好專以天主的意旨為鵠的，讓造物主真主親自照拂祂所寵愛的靈魂，循循善誘地導引她愛慕讚頌天主，踏上事奉祂的坦途。因此講授神操者應像一隻天秤，公平中正，並無左右傾斜；為讓造物主與祂的受造者，受造者與他的造物主直接往還，進行無礙。」（《神操》15 號）（譯註：房志榮譯《聖依納爵神操》）

毫無疑問，依納爵這方面的講授內容與 alumbradismo 的相似。幸而拒絕採納 alumbrados 的結論（即既然人的內在經驗有確實效用，便毋須有外在的基督徒禮儀和教律），這才使他避免了散播異端的指控。很多人認為，經歷了在茫萊撒及後期在拉斯多達和羅馬的奧秘經驗後，依納爵認為既然教會是降生的基督所建立，他必須是教會制度下的一份子。他參悟所有真理的相互關係。〈與教會同心同德的準則〉支持此論點，準則的內容也反映了他被視為 alumbrado 的經驗¹²。

12 依納爵選擇生活於同時接受內在經驗的效用和教會權威的張力中。在任何情況下，同時接受兩者的立場比二揀選其一更難支撐。依納爵非但沒有加入 alumbrado 的陣營，也不追求宗教改革者所夢想的靈性教會模式。另一方面，他不認同天主在世的工作只局限於聖事和教會訓導，他堅持天主與每人作深入和獨特的交往是一個事實。這統一的觀點是依納爵的靈修核心。

卡奴 (Melchor Cano)¹³

自 1520 年代開始，依納爵一直被懷疑是 alumbradismo 的一份子，事情持續多年，最後《神操》及耶穌會也被波及。早期一位出色的依納爵靈修評論者是道明會神學家卡奴 (Melchor Cano)。他對 alumbrados 持很深的敵意，並將依納爵和 alumbrados 扯上關係。1556 至 1558 年間，卡奴寫了多封書信，斷言耶穌會是一股異端勢力，而神操能削弱教會和國家的地位。他也曾將寫下的論文送交教宗保祿四世。此論文後來遺失了，我們無法得知教宗有否收到的卡奴論文。1977 年，在大英圖書館發現了一份文件，經研究後，認為是出自卡奴手筆，而且幾乎肯定是遺失多年的論文。此文件以首字為題，名為 *Censura*¹⁴。

對神操的懷疑

這包括對耶穌會、依納爵和神操的攻擊。首先，卡奴認為任何人，不論其脾性和召叫，都練習神操此默觀式靈修是一件可悲的事。他認為將動態生活和默觀生活兩者合二為一是不可行的。他也憂慮嘗試將兩者結合的人會忽略他們應擔當的工作。這正是 alumbrado 所犯的錯誤，他們有些因出於熱忱，放棄對家庭和工作應負的責任。卡奴擔心神操也會帶來此衝擊。

第二，卡奴認為神操帶來的靈修經驗是情感上的，他不認同這些

¹³ 參 Terence O'Reilly, "Melchor Cano & the Spirituality of St. Ignatius Loyola" in Juan Plazaola, editor, *Ignacio Loyola y su tiempo*,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historia, 9-13 Setiembre 1991. Bilbao: Mansajero - Universidad de Deusto, 1992.

¹⁴ 全名為：*Censura y parecer contra el Instituto de los Padres Jesuitas*.

經驗的重要性。卡奴寫道，做神操的人會被預先知會，退省時，會經驗到靈性上的恩寵，也會得到神慰。卡奴認為這樣的承諾是預設，是企圖強迫天主介入¹⁵。

第三，卡奴批評神操鼓勵以平心作為分辨天主旨意的方法。他認為耶穌會所犯的錯誤是過份強調和曲解符合天主旨意的重要性。他認為耶穌會此方面的看法與 alumbrados 相似。卡奴的觀點令他難於接受神操有關選擇的部份。有關應讓天主直接在人靈工作的教導，卡奴稱之為 *una clausula no muy sana*（非全面的教導）。他覺得此種分辨天主旨意的方式會減弱對理智、學習和權威的重視。

異同處

若要將焦點放在卡奴誇大的言論，然後駁斥他的批評是失實和無關重要是很容易的事。依納爵從來不是一位 alumbrado；神操也不鼓吹 alumbradismo。在多次審訊後，對依納爵所作的判決已肯定此點。無可否認，依納爵教人靜觀式祈禱（他稱之為默想和默觀），但是與 alumbrados 相比，他從不反對口誦式祈禱。事實上，他鼓勵人這麼做。依納爵不但沒有否定基督徒禮儀的外在幅度，他本人更是投入參與，而且就批評作出反駁，〈與教會同心同德的準則〉就是最好證明。再者，依納爵視苦難為神操的中心，這與 alumbrados 譴責當時西班牙人熱心苦難禮儀的做法，是背道而馳。

無論如何，依納爵與 alumbrados 彼此有部份相同的信念和渴求，

¹⁵ 卡奴也斷定，做神操的人常被鼓勵用言語表達他們情感上所得到的安慰，好能啓發他人。這等同在默想時，參與者不單止在自我滋養，同時也在準備滋養他人，如此做必定令他們的靈魂得不到滿足。

我們可從中挑選三項最突出的。

第一，兩者都相信將默觀和行動結合是可行和有意義的。因此，兩者都認為教授祈禱的對象是所有人，不應只局限於修道人。

第二，兩者對人能感性上經驗到天主的愛，都表示充滿信心，及認為會帶來良好的後果。這也是他們對內在靈性經驗的效用持相同信念的地方。

第三，兩者都相信天主指引人作日常生活決定的可能性，而且相信會為人帶來益處¹⁶。

《靈修日記》

雖然卡奴認識依納爵，亦熟悉《神操》的內容（他有一本加了註釋的《神操》），但是他沒有接觸過我們稱為依納爵的《靈修日記》。假如卡奴有讀過《靈修日記》，他會否對依納爵改觀？或是會印證他對依納爵的懷疑？現在讓我們看看《靈修日記》的背景。

1541 年，耶穌會正式成立不久，早期的夥伴將撰寫會憲的工作交託予依納爵和 Jean Codure。數個月後，後者逝世，依納爵單獨肩負此艱巨任務。同年，他被選為首任會長。1541 至 1544 年間，耶穌會擴展迅速。那時依納爵雖然患了重病，但是除了負責管理及行政工作外，

¹⁶ 基於此最後一點，他們就權威作出不同的結論（alumbados 反對權威，依納爵包容權威）。依納爵尊重自己和他人的宗教經驗，他同樣尊重傳統和權威。對他來說，經驗和權威不是知識、智慧、甚至是啓示的非此即彼的源頭。它們是互相補充，而且在一個健康，有創造力，甚或有時是痛苦的張力下也應同時把持。

他也選擇積極參與在羅馬推行的多項使徒計劃。因此，他再沒有餘力和時間撰寫會憲。

1544年，耶穌會進入鞏固期，依納爵的工作壓力稍減，他投入撰寫會憲，同時開始考慮最適合耶穌會的神貧方式。其中主要的議題是應否為附屬於會院的聖堂管理員酌留定額收入。1541年，早期的夥伴曾通過決議准許此安排，當時依納爵也有參與作決定。現時，依納爵再次考慮此問題，而且傾向撤銷先前的決議。他為此問題，於2月2日開始，為期四十日的明辨過程，直到3月12日。

明辨日誌

那被稱為《靈修日記》或《靈修記事》是寫在兩本習字簿上的。Joseph Munitiz更準確地稱之為「明辨日誌」(a discernment log-book)¹⁷。依納爵寫下此期間祈禱時的內在經驗。寫日誌是他明辨過程的一部份。正如現代的《神操》操練者，若寫下類此的筆記或紀錄，會有助他們作重要決定。若要明瞭《靈修日記》的內文，猶其是寫在習字簿上的原文，必須對《神操》有所認識，特別是其中的選擇過程。

依納爵明白，他記下的一些經驗及他那時得到的一些恩寵，似乎對他有長久的價值和意義（即遠超過為當時所要做選擇的價值和意義）。他在這些片段上用筆加圈，再將片段抄在兩張紙上。這兩張紙仍保存至今。

¹⁷「很明顯，依納爵將他的「神慰和神枯」及「神靈」的每日活動記下，寫在紙上，成為《靈修日記》。基本上，它是一本日誌，原只打算保留一段短時間（與一般日記不同），它只記錄了相關的事情。」Joseph A. Munitiz, *Inigo: Discernment Log-Book: The Spiritual Diary of St. Ignatius Loyola*. London: Inigo Enterprises, 1988. Introduction, 8.

現讓我們暫時將注意力放在選擇上。依納爵所找尋的，並非循一種自我肯定的光照，即《神操》所指的第一選擇時間的途徑得到，所以他需要另找途徑。開始分辨時，他先就神貧的問題寫下正反兩面的論據。整段期間，祈禱時，他也將筆記帶在身邊。《靈修日記》也多次提及這些筆記。很明顯，他決定以第三選擇時間的「作明確得當選擇」的第一方法進行。雖然他曾嘗試以祈禱的態度，理性分析正反兩面的論據，但是效果不能使他滿意。最終他採用另一方法，即依藉他在神慰和神枯經驗所得的啓發，若以他的用語，即第二選擇時間的明確得當選擇方法。

依納爵作明辨時遇到困難的經驗，對我們來說極有價值。即使是在選擇適當的方法時，他也會感到不肯定和迷惘¹⁸。我們也知道，在明辨的過程中，常會感到混亂和一團糟。縱使依納爵曾經經驗奧秘，但也無可避免感到混亂。必須指出的是，很少人是如此固執，堅持除非得到確定，否則不會或不能終止明辨過程。

聖三的幅度

雖然依納爵於茫萊撒會有聖三的神視，但是聖三在《神操》並不明顯。唯一可見的例外是默觀基督降生的部份。聖三環視地面，地上的人是神操的起點，也是進入神操的必要背景¹⁹。除此之外，聖三在《神操》並不明顯。聖三隱含在對基督的默觀，因為祂和父的關係與祂的身份不可分割，而祂也領受了聖神。聖三也隱含在獲得愛情的默觀，雖然此部份沒有明確指向聖三，但是從內容可作推斷。

18 對比 1539 年，首批司鐸在作選擇時，也需要中途轉換方法。

19 可爭拗點是清楚表明聖三的臨在對引發整個第二週的力量和動感來說是必要的。

無論如何，《神操》主要是以基督為中心，而《日記》則以聖三作重點。很明顯，兩份著作的靈修內容雖不連貫卻一致。《日記》沒有新的靈修，而是以《神操》和茫萊撒的經驗作基礎，加以演變，而且變化頗大。我們可注意到，既然對聖三意識已發展，《日記》中部份突出的神視是與聖三第三位有關²⁰。

「稍後，我為準備彌撒聖祭，以聖神為對象作對禱。我同樣經驗到心中熾熱，感動流淚，似乎看見或感到祂具實體，或以火燄的形式臨現，對我來說，頗為奇特，然而此一切肯定我的選擇正確。」²¹

Munitiz 提出的論點具說服力，他認為獲得愛情的默觀與依納爵在羅馬的聖三經驗，兩者本質上相連：

「《日記》中，親密地稱天主為『給予恩寵者』。獲得愛情的默觀傳遞此稱謂所包含的珍貴訊息。給予者便是禮物本身，給予者臨在禮物中，而且是禮物的動感。禮物的種類和數量無限，甚至沒有禮物不是給予者本身。對依納爵來說，『給予』和『傳遞』是愛的精髓，包涵(隱藏和預期的)聖三啓示種子。」²²

再論卡奴

為本文的目的，我們可放下依納爵奧秘經驗的一些生理反應，如

20 對於《神操》沒有提及聖神，經常被人評論或加以解釋（例如：害怕宗教審判）。在默觀耶穌生平的部份只有五處提及聖神（《神操》263, 273, 304, 307, 312 號）—此五處是福音的要點，不可能被遺漏。在〈與教會同心同德的準則〉的部份則有一處提及聖神（《神操》365 號）。

21 《靈修日記》，1544 年 2 月 11 日，14。

22 Munitiz, Log-Book, Introduction, 13。

流淚、感到溫暖、內心的呼喊 (loquela) 等。基督宗教的奧秘經驗傳統一向視這些反應為次要的，所以讓我們重提卡奴及較早提出的問題。若他看過《靈修日記》，他對依納爵的評價會否有所改變？很可能他在《日記》中仍會發現 alumbradismo，依納爵與 alumbrados 的共通核心信念仍然存在。

首先是將默觀和行動合二為一的可能性。依納爵在明辨的過程中，生活仍然非常忙碌。雖然他主要是將祈禱經驗記錄在《日記》，但是他也提及祈禱以外的事情。天主在最普通不過的情況下臨現。事實上，依納爵是在午飯時，得到確定明辨的神慰。

其次是《日記》洋溢對經驗天主的愛（感性甚至是理性的）的信心。

再者，《日記》顯示依納爵深信天主能夠並實實在在帶領基督徒作生活上的決定。雖然耶穌會的貧窮願算不上是普通決定，但是依納爵清楚知道天主與人非常親近，並在一切事情上，即使是世俗的問題，祂也會加以援手。

相信是基於這種種跡象，令卡奴更深信依納爵是一名 alumbrado。

《神操》與《日記》

《神操》與《日記》的關係是雙向，而非單向的。上文指出《神操》建基於《日記》。我認為若要更深入理解《神操》及發揮其潛質，《日記》是不可缺少的。例如，若我們接受在靈修的層面，《日記》超越《神操》，那麼對我們講授神操會有何影響？若我們接受《神操》的主導是基督，而《日記》的焦點是聖三，這是否意味著在講授神操

時，我們須增加聖三的比重？或是將《神操》內不明顯的明朗化？假若我們不給予依納爵靈性生活發展的重要性適當位置，我們是否會過於冒險，低估他人的能力？就此點，我特別考慮到那些已有豐富靈修經驗的《神操》操練者。

奧秘經驗與成長

對此問題所持的態度，視乎個人對一些更廣義的問題的取向，例如：奧秘經驗（特別是基督徒的奧秘經驗）的本質、是否所有人也能有奧秘經驗、是否能傳授或誘發奧秘經驗。即使能避免使用奧秘經驗一詞，個人對奧秘經驗的見解會受其與靈性生活的成長、與其他方面成長的關係的理解，特別是成長予人的導向的看法扯上關係。

成長作為經淨化和光照進入契合的活動，《神操》反映最經典的範例。若能靈活和敏銳地處理，範例有無比的智慧。以新柏拉圖主義為根源，它指向的默觀頂峯為理智上的合一。隨著基督徒傳統的演變，此理論能容納情感上的合一（例如：熙篤會和方濟會的傳統）和意志上的合一（例如：很多人對依納爵靈修的理解）²³。

從神學的角度來說，我們的終極是與天主聖三結合，這是無可置疑的。較難處理的問題是發展過程。若我們要加深與天主的關係，意識到自己不斷走近聖三的氛围是否先決條件？若焦點只是放在基督身上，培養以基督為中心的靈修，認為這樣已足以令自己和他人向恩寵的進一步推動開放，這又是否足夠？耶穌曾向斐理伯說：「那看見我

²³ 很多時，靈性上的成長被視為是由主動到被動、由繁至簡、由說話到靜默的轉變。傳統的範例傾向否定神學，對傾向肯定神學靈修的人來說，會造成困難。但是，這問題不是不能解決的，也不是我要帶出的問題。我要點出的是依納爵的奧秘經歷與我們有何關係，對我們講授神操有何幫助。

的，猶如看見父。」（若 14:9）。我們是否需要更清晰突顯聖三逐漸成爲我們祈禱和生活的核心²⁴？

依納爵的態度

在討論上述的立場時，我發現最難處理的是依納爵本人的態度。我指的不只是《神操》沒有明顯提及聖三的幅度，也是指依納爵就自己的祈禱或對祈禱的一般論說保持緘默。很多人也曾指出耶穌會的會憲甚少觸及祈禱指導。依納爵強調祈禱生活的條件，例如：克己、謙遜、意向純正、服從，但是他絕少，甚至沒有提及祈禱本身²⁵。

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從《靈修日記》，我們得知依納爵在羅馬期間會有深度的奧秘經驗，主要是與聖三有關的。他卻沒有就這些經驗重寫《神操》。他似乎認爲早期的經驗，特別是茫萊撒的經驗對他人有幫助，而羅馬的經驗則是屬於他個人的。可能他是對的，但我不知他是基於什麼準則作此決定。其他奧秘經驗者，例如與依納爵年代接近的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他們邀請人仿效他們，竭力達至與天主結合的境界。正如我們所知，聖十字若望交給追隨者往熙雍山的地圖，指示達到與天主結合的頂峰的途徑。反之，依納爵似乎沒有作此邀請。他極其量只指出自己旅程的起步點，至於後期的經驗，他不尋常地保持緘默，甚至是《自傳》，也是以他抵達羅馬作終結。

納達不認同依納爵的克制，他對會士說：

24 這可能涉及對聖三的內在關係和聖三走向受造物的默觀。

25 Luis Gonzales da Camara 曾說過一個聞名的故事：「當依納爵提及祈禱，他似乎認爲能完全掌握克制激情是必然的，而且他對此點極其重視。我記得有一次當我稱一位他認識的修道人爲一富祈禱經驗的人時，依納爵更正我的用詞，說那人非常克制。」

「我們知道依納爵從天主處得到獨特的恩寵，他可默觀天主聖三，並沉醉其中。有時候，他得到恩寵，引領他默觀聖三，被其吸引，完全投入其中，與聖三結合，從中獲得極大的神慰。有時候，他默觀父。有時候，他默觀子或聖神。另一些時間，他樂於經常沉醉於默觀中，特別是在他生命的末期，他差不多是以此作為他唯一的祈禱方式。」²⁶

納達接著形容此祈禱方式為一特權，此特權也給與耶穌會，而且與耶穌會士的聖召有關連。他說：「所以讓我們在默觀聖三中達至圓滿的祈禱。」²⁷

雖然納達的觀點與《神操》講授無直接關係，卻能就此問題的進一步反省帶來耐人尋味的挑戰。

²⁶ Nadal, *Commentarii de Instituto Societatis Iesu. In Examen Annotationes*, MHSI, vol. 90, 162.

²⁷ *Ibid* 163.